羅昭諫江東集

下

羅昭諫江東集卷之三

唐新城羅隱昭諫著　明　海鹽姚士麟叔祥　嘉興屠中孚德徵　校

七言律

即事中元甲子

三秦流血已成川塞上黃雲戰馬閑只有羸兵填渭水終無奇士出商山田園已沒紅塵內弟在相逢白刃間惆悵翠華猶未返淚痕空滴劍文斑

中元甲子以辛丑駕幸蜀四首

子儀不起渾瑊亾西幸誰人從武皇四海爲誰
雖未遠九州多事竟難防已聞盱食思眞將會
待畋游致假王應感雨朝巡狩跡綠槐端正驛
荒涼

爪牙枉石兩俱銷一點渝塵九土搖敢恨甲兵
爲棄物所嗟流品誤清朝幾時睿算殲張角有
處愚人載隗囂跪望峻山重啓告可能餘烈不
勝妖

邪氣奔屯瑞氣移清平過盡釗艱危縱饒犬戎
迷常理不奈豺狼幸此時九廟有靈思李令三
川悲憶恨張儀不悋一出還京樂重對紅蕉教
蜀兒

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蒼黃路屈盤丹鳳有情
塵外遠玉龍無跡渡頭寒靜憐貴族謀身易危
惜文王創業難不將將不俟何計是釣魚船上淚
闌干

重過隨州故兵部李侍郎恩知因杼長句

高論伯牙琴閒夜思量淚滿襟四海共誰
言近事九原從此負初心鷗翻漢浦風波急鴈
下鄜溪霧雨深慚愧蒼生還有意解歌儒袴到
如今

常在江陵忝故中令白公叨蒙知遇今復
重過渚宮感事悲身遂成長句

往歲鄴侯鎮渚宮會將清律暖孤蓬才怜曼倩
三冬後聊許由基一箭中言重不能輕薄命地
寒終是立春風鳳凰也合台星折廻首岐山憶
至公

故洛陽公鎮大梁時隱得游門下今之經
歷事往人非聊抒取懷以傷以謝

孤舟欲泊思何窮會憶西來值雪中朱履少年
初滿座白衣游子也從公狂拋賦筆瑠琉冷醉
倚歌筵玳瑁紅今日斯文向誰說淚碑棠樹兩
成空

西上

西上青雲未有期東浮滄海一集作去何遲酒闌

夢覺不稱意花落月明空所思長恐老侵多病
日可堪忙過少年時鬬雞走狗五陵道惆悵輸
他輕薄兒

西京道中

半夜秋聲觸斷蓬百年身事笑成空禰生詞賦
拋江夏漢祖精神憶沛中未必他時能富貴只
因從此見窮通邊禽隴水休相笑自有滄洲一
棹風

途中寄懷

不知何處是前程合掌騰騰信馬行兩鬢已衰
時未與數峰雖在病相嬰塵埃輦洛虛光影詩
酒江湖謾姓名試哭軍門看誰問薦來還似禰
先生

東歸途中作

松楸蒼黃覆釣磯早年生計近年違老知風月
終堪恨貧覺家山不易歸別岸客帆和鴈落晚
程霜葉向人飛買臣嚴助精靈在應笑無成一
布衣

東歸

仙桂高高似有神貂裘敝盡取無因只將白髮期公道不覺丹枝屬別人雙闕往來慙聘謁五湖歸後耻交親盈盤紫蟹千巵酒添得臨岐淚滿巾

北邙山

一種山前路入秦高山堪愛此傷神魏明未死虛留意莊叟雖生的滿巾何必更尋無主骨也知曾有弄權人羨他緱嶺吹簫客閒傍雲頭看俗塵

西塞山 在武昌界孫吳以之爲西塞

吳塞當時指此山吳都亾後綠集作水孱顏嶺梅乍暖殘粧恨沙鳥初晴小隊閑波濶魚龍應混雜壁危猿狖柰驕頑會將一副寒簑笠來與漁翁作往還

江州望廬山

東南蒼翠何崔巍橫流一望幽抱開寒影已令水底去脚濶欲過湖心來深處不堪容鬼怪暗

中兼恐有風雷仙人往往今誰在紅杏花邊首重回

黃河

莫不阿膠向此傾此中天意固難明解通銀漢應須曲纔出崑崙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帶小仙人占斗客槎輕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報太平

汴河

當時天子是閒游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縱饒粧故國水聲何忍到楊州乾坤有意終難會黎庶無情豈自由應笑秦皇用心錯謾驅神鬼海東頭

皇陂

皇陂瀲灩深復深陂西下馬聊登臨垂楊風輕弄翠帶鯉魚日暖跳黃金三月窮途無勝事十年流水見歸心輸他谷口鄭夫子偷得閒名直至今

江都

淮王高宴動江都會憶狂生亦坐隅九里樓臺
牽翡翠兩行鵷鷺踏眞珠歌聽麗句奏雲吶詩
轉新題蜀錦鋪惆悵晉陽星折後世間六葦地
荒蕪

金陵夜泊

冷煙輕靄傍衰蓑此夕泰淮駐斷蓬棲鴈遠驚
沽酒火亂鴟高避落帆風地銷王氣波聲急山
帶秋陰樹影空六代精靈人不見思量應在月
明中

中元夜泊淮口

木葉廻飄水面平偶停孤棹已三更秋涼露露
侵燈下夜靜魚龍逼岸行欹枕正牽題在思隔
樓誰轉遶梁聲錦帆天子歸鼂鬼應過楊州看
月明

諸宮愁思

楚城日莫靄雲烟林水無賴神女廟前雲有心千載是非難重問一
江風雨好閒吟欲招屈宋當時鬼蘭菱荷枯不

可尋

春日葉秀才曲江

江花江草暖相偎也向江頭把酒杯春山惱人遮不得別愁如瘧避還來安排賤跡無良策裨補明時望重才一曲吳歌齊拍手十年塵眼未曾開

曲江春感

江頭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心悠哉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巍聖代也知無棄物俟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歸去來

漢江上作

漢江波浪綠于苔每到江頭病眼開半雨半風終日恨無名無跡幾時廻雲生岸谷秋雲合樹接帆檣晚思來對此空懸聖明代忍教纓上有塵埃

遊江夏口

醉別江東酒一杯往年曾此駐塵埃魚驚建業

歌聲過水看瞿塘雪影來黃祖不能容賤客費
褘終是負仙才平生膽氣平生恨今日江邊首
懶廻

官池秋夕

池邊月影閑婆娑池上醉來成短歌芙蕖抵死
怨珠露蟋蟀苦口嫌金波往事向人閑不得舊
遊臨老恨空多松膠作酒蘭爲棹十載煙塵柰
爾何

貴池曉望

稂莠參天剪未平且乘孤棹且行行計疎狡兎
無三窟羈甚賓鴻欲一生合眼亦知非本意傷
心其柰是多情前溪好泊誰爲主昨夜沙禽占
月明

村橋

村橋酒旆月明樓偶逐漁舟繫葉舟莫學魯人
疑海鳥須知莊叟惡犧牛心寒已分灰無焰事
往曾將水共流除却思量太平在肯拋疎散櫓
公侯

水邊

野水無情早晚廻水邊花好爲誰開秖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窮似丘軻休歎息達如周邵亦塵埃思量此理何人會蒙邑先生最有才

潮

怒聲洶洶勢悠悠羅刹江邊地欲浮謾道往來存大信也知飜覆向平流任拋巨浸疑傾底猛過西陵似有頭至畢朝昏誰主掌好騎頑尾問陽侯

塞外

塞外倫兒塞外兵聖君宵旰望昇平碧幢未作朝廷計白梃猶驅婦女行可使禦戎無上策只應憂國是虛聲漢皇第宅秦田土今日將軍已自榮

廣陵春日憶池陽有寄

煙水濛濛接板橋數年經歷駐征橈醉凭危檻波千頃愁倚長亭柳萬條別後故人冠獬豸病

來知已賞鷦鷯清流夾宅千家住會待閑乘一信潮

憶夏口

漢陽渡口蘭爲舟漢陽城下多酒樓當年不得盡一醉別夢有時還重遊襟帶可憐吞鴈塞風烟好是冷江鷗月明更想曾行處吹笛橋邊木葉秋

憶九華

九華巉崒廕柴扉長憶前時此息機黃菊倚風村酒熟綠蒲低雨釣魚歸干戈已是三年別塵土那堪萬事違回首佳期限多少夜闌霜露又沾衣

金陵思古

杜秋在時花解言杜秋死後花更繁柔姿曼態葬何處外天膩白愁荒原高洞紫簫吹夢想小窓殘雨濕精蒐綺筵金縷無消息一陣征帆過海門

湘南春日懷古

晴江春暖蘭蕙薰鳧鷖苒苒鷗著羣洛陽賈誼自無命少陵杜甫無有文空濶遠帆遮落日蒼梧高岫礙歸雲松醪酒好昭潭靜閒過中流一弔君

臺城

晚雲陰映下空城六代纍纍夕照明玉井已乾龍不起金甌雖破虎曾爭亦知霸世才難得却是蒙塵事最平深谷作陵山作海茂弘流涕莫傷情

同前

潮平遠岸草浸沙東晉衰來最可嗟庾舅已能窺帝里王郎還是御人家山寒花樹啼風雨泉煖枯骸動齒牙欲起九泉看一遍秦淮聲急日西斜

春日登上元石頭城

萬里傷心極目春東南王氣只逡巡野花相笑落滿地山鳥自憐啼傍人謾道城池須險阻可知豪傑亦埃塵太平寺主惟輕薄却把三公與

賊臣

維城作

大鹵旌旗出洛濱此中烟月已埃塵更無樓閣
幸行處只有山川識野人早得鑄金誇范蠡旅
閒垂釣哭平津釐游難得時相遇回首空城百
草春

經過洛陽城

敗垣危堞跡依稀試駐羸驂弔落暉跋扈已成
梁冀枉簡書雖問杜喬歸由來世事須翻覆未
必餘材解是非千載昆陽好功業與君門下作
恩威

自湘川東下止春泊口阻風登孫權城

吳門此去逾千里湘浦離來想數旬只見風師
長占路不知青帝已行春危憐壞堞猶遮水狂
愛寒梅欲傍人事往時移何足問且憑村酒暖
精神

登夏州城樓

寒聲獵獵戍旗風獨倚危樓悵望中萬里山河

唐土地千年蒐鬼晉英雄離心不忍聽邊馬往事應須問塞鴻好脫儒冠從校尉一枝長戟六鈞弓

過廢江寧縣

縣前水色細鱗鱗一爲夫君吊水濱謾把文章矜後代可知榮貴是他人鸎偷舊韻還成曲草賴餘吟盡解春我亦有心無處說等閒停棹似迷津

武牢關

楚人曾此限封疆不見青陰六里長一壑暮聲何怨望數峰秋勢自顛狂由來四皓須神伏大底秦皇謾氣強欲學雞鳴試關吏太平時節懶思量

題籌筆驛

拋擲南陽爲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皆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譙周惟餘岩下多情水猶解年年傍驛流

黃鶴驛偶題

野雲芳草遶籬邊敢對青樓倚少年秋色來催榆塞鴈人心先下洞庭船高歌酒市非狂者大嚼屠門亦偶然車馬同歸莫同恨古人頭白盡林泉

蓮塘驛

蓮塘館東初日明蓮塘館西行人行隔林啼鳥似相應當路好花疑有情一夢不須追往事數杯猶可慰勞生莫言來去只如此君看鬢邊霜幾莖

商驛樓東望有感

山川去接漢江東會伴隋侯醉此中歌遶夜梁珠宛轉舞嬌春席雪朦朧棠遺善政陰猶在薤送哀聲事已空惆悵知音竟難得兩行淸淚白楊風

定遠樓

前朝上將定妖氛曾築嚴城駐大軍近日關防雖弛析舊時欄檻尚侵雲蠻兵續盛人皆仗坐

石名高世共聞惟恐亂來良吏少不知誰解敘功勳

淮南高駢所造迎仙樓

鸞音鶴信杳難廻鳳駕龍車早晚來仙境是誰知處所人間空自造樓臺雲侵朱檻應難到塵網閒窓永不開仔細思量成底事露凝風擺作塵埃

登宛陵條風樓寄賓常侍

亂離時節懶登臨試借條風半日吟只有遠山合殘律不知高閣動歸心溪喧晚棹千聲浪雲護寒郊數丈陰自笑疎慵似麋鹿也教臺上費黃金

錢塘府亭

新恩別啓館娃宮還拜吳王向此中九牧土田周制在兩藩茅社漢儀同春生奮苑芳洲雨香入高臺小徑風更有寵光人未見問安調膳盡三公

關亭春望

關畔春雲拂馬頭馬前春事共悠悠風欺岸柳
長條困露滃山花小朵愁信越功名高似狗裴
王氣力大于牛未知至竟將何用渭水涇泥一
向流

于越亭

楚水蕭蕭多病身強俯危檻過殘春高城自有
陵無谷流水那知越與秦岸下藤蘿陰作怪橋
邊蛟蜃夜欺人琵琶洲遠江村漏廻首征途淚
滿巾

寄荊州江陵館

西游衆關愧知音東下荊溪稱越吟風動芰荷
香四散月明樓閣影相侵閒欹別枕千般夢醉
送征帆萬里心薜荔衣裳木蘭檝異時烟雨好
追尋

河中經過翰林張舍人所居

行塵不是昔時塵謾向朱門憶侍臣一榻已無
開眼處九泉應有愛才人文餘吐鳳當年集作他
詔檄想棲鸞舊日春從此深恩更集作深轉難報

夕陽衰草獨集作淚沾巾

九華山費徵君所居

草堂何處試徘徊見說遺蹤向此開蟾桂自歸三徑後鶴書曾向九天來白雲事跡雖然集作依前在青瑣光陰竟不迴盡日爲君思曩昔野泉鳴咽路莓苔

題袁溪張逸人所居

蒲梢獵獵鷰差池數里溪光日落時芳草集作樹文君機上錦遠山孫壽鏡中眉雞窓夜靜開書卷魚檻春深展釣絲若使浮名拘絆得世間何處有男兒

清溪江令公宅

鸞牋象管夜深時曾賦陳宮第一詩讌罷風流人不見廢來蹤跡草應知集作何宜鶯憐勝事啼空谷集作巷蝶戀餘香舞好枝還有往年金甃井牧童樵叟等閑窺

岐王宅

朱邸平臺隔禁闈貴遊陳跡尚依稀雲低雍畤

祈年去雨細長楊從獵歸申白賓朋傳道義應
劉文彩寄音徽承平舊物惟君一作名盡猶寫雕
鞍伴六飛

西京崇德里居

進之榜媒退又難强隨豪貴耀長安風從昨夜
吹銀漢淚擬何門落玉盤拋擲紅塵應有恨思
量仙桂也無端錦鱗頻尾平生事却被閑人把
釣竿

西京道德里

泰樹團團多結陰此中莊扃動悲吟一枝丹桂
未入手萬里滄波長負心老去漸知時態薄愁
來惟願酒杯深七雄三傑今何在休爲閒人淚
滿巾

謁文宣王廟

晚來乘興謁先師松栢妻妻人不知九仞蕭墻
堆瓦礫三間茅殿走狐狸雨霖狀似嗟麟泣露
滴還同嘆鳳悲倘使小儒名粗立豈教吾道受
棲遲

代文宣王答

三教之中儒最尊止戈爲武尊文吾今尚自
披簑笠爾等何須讀典墳釋氏寶樓侵碧漢道
家宮殿拂青雲若教顏閔英靈在終不羞他李
老君

后土廟

四海兵戈尚未寧始於雲水學儀刑九天立女
猶無勝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髻綠兩
脣危袖拂肩青韋郎年少知何在端坐思量太

白經

湘妃廟

劉表荒碑斷水濱廟前幽草閉殘春已將怨淚
流班竹又感悲風入白蘋八族未來誰北拱四
凶猶在莫南巡九峯相似堪疑處望見蒼梧不
見人

息夫人廟

百雉摧殘連野青廟前猶見昔朝廷一生雖抱
楚王恨千載終爲息地靈蠹綢翠鬟終縹緲風

吹寶瑟助微冥玉顏渾似羞來客依舊無言照畫屏

春日獨遊禪智寺

遠樹連天水接空幾年行樂舊隋宮花開花謝長還（一作如）此人去人來自不同鸞鳳調高何處酒吳牛蹄健滿車風思量只合騰騰醉煮海平陳盡（集作夢中）鸞鳳調（京本作鸞鳳詞）

楊州開元寺閣上

滿檻山川漾落暉檻前前事去如飛雲中鷄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江歷海門帆散出地吞淮口樹相依紅樓翠幕知多少長向東風有是非

登尨官寺閣

下盤空跡上雲浮偶逐僧行步步愁暫憩已知須用意漸危爭忍不回頭煙中樹老重江晚鐸外風輕四境秋懶指臺城更東望鵲飛龍闕盡荒丘

春日湘中題嶽麓寺僧院

蟾宮虎穴兩皆休來凭危欄送遠愁多事林鶯
還謾語薄情邊鴈不廻頭春融只恐乾坤醉水
濁深知世界浮欲共高僧話心跡野花荒集作芳
草柰相尤

甘露寺火後

六朝勝事已塵埃猶有閑人悵望來只道鬼神
能護物不知龍象自成灰犀慙水府渾非怪燕
說吳宮未是災還識平泉故侯否一生蹤跡此
樓臺

春望山僧院

巉巉危岫倚滄洲聞說秦王亦此游霸主卷永
纔二世老僧傳錫已千秋陰崖水瀨松根直蘚
壁苔侵畫像愁各是病來俱未了莫將煩惱問
湯休

第五將軍於餘杭天柱觀集作宮入道因有
題寄

交黎火棗味何如聞說宕川已卜居庵檻尚携
京口酒草堂應寫嶺陽書亦知得意須乘鶴未

必忘機便釣魚即集作却恐武皇還望祝軟輪徵入問玄虛

瓊華觀經故友所居

槐花漠漠向人黃此地追遊跡已荒清論不知蒙叟達死交空嘆趙岐亾集作忙病年未忍言閑事老去唯應覓醉鄉日暮街東策羸馬一聲橫笛似山陽

題潤州妙善前石牟傳云吳主孫權與蜀主劉備嘗此置會

紫髯桑蓋此沉吟狠石猶存事可尋漢鼎未安聊把手楚醪雖滿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鄽沽酒客鵲喧鳩聚語蹄涔

題木居士廟

烏噪殘陽草滿庭此中枯木似人形只應鬼物長爲主未必浮槎即有靈八月風波飄不去四時黍稷薦惟馨南朝庾信無因賦牢落祠前水氣腥

漂母墳

必忘機便釣魚即集作却恐武皇還望祝軟輪徵入問玄虛

瓊華觀經故友所居

槐花漠漠向人黃此地追遊跡已荒清論不知蒙叟達死交空嘆趙岐亾集作忙病年未忍言閑事老去唯應覓醉鄉日暮街東策羸馬一聲橫笛似山陽

題潤州妙善前石牟傳云吳主孫權與蜀主劉備嘗此置會

紫髯桑蓋此沉吟狠石猶存事可尋漢鼎未安聊把手楚醪雖滿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鄽沽酒客鵲喧鳩聚語蹄涔

題木居士廟

烏噪殘陽草滿庭此中枯木似人形只應鬼物長爲主未必浮槎即有靈八月風波飄不去四時黍稷薦惟馨南朝庾信無因賦牢落祠前水氣腥

漂母墳

寂寂荒墳一水濱蘆洲絕島自相親青蛾已落淮邊月白骨甘爲泉下塵原上荻花飃素髮道傍菰葉碎羅巾雖然寂寞千秋鬼猶是韓侯舊主人

經耒陽杜工部墓

紫菊馨香覆楚醪奠君江畔雨蕭騷旅魂自是才相累閑骨何妨塚更高騄驥喪來輕蹇蹶芝蘭衰後遠（集作長）蓬蒿屈原宋玉憐居處幾駕青螭緩鬱陶

三衢哭孫員外

燕戀雕梁馬戀軒此心從此更何言直將塵外三生命未敵君侯一日恩紅蠟有時還入夢片帆何處獨銷魂忍看明發衣衿上珠淚痕中見酒痕

重過三衢哭孫員外

爛柯山下忍重別雙檜樓前日欲殘華屋未移春照灼故侯何在淚汎瀾不惟濟物工夫大長憶容才尺度寬一慟旁人莫相笑知音衰盡路

應難

覽晉史 張翰思吳中鱸膾蓴羹

齊王僚屬好男兒偶覓東歸便得歸滿目路岐拋似夢一船風雨去如飛盤擎紫線蓴初熟筯撥紅絲膾正肥惆悵中途無限事與君千載兩忘機

詠史

蠹簡遺編試一尋寂寥前事似如今徐陵筆硯珊瑚架趙勝賓朋玳瑁簪未必片言資國計只應邪說動人心九原郝泚何由起虛誤西蕃八尺金

廣陵秋夜讀進士常修三篇因題

入蜀歸吳三首詩藏于篋笥重於師劒關夜讀相如聽瓜步秋吟煬帝悲景物也知輸健筆時情誰不許高枝明年二月春風裏江島閑人慰所思

篋中得故王郎中書

鳳里前年別望郎叮嚀惟恐滯吳鄉勸疎杯酒

知妨事乞與書題作裹糧萍鹿未能移海曲縣花尋已落河陽九原自此無因見反覆遺踪淚萬行

往年進士趙能卿嘗話金庭勝事見示敘會稽詩客趙能卿往歲相逢話石城正恨故人無上壽喜聞良宰有高情山朝佐命層層聳水接飛流步步清兩火一刀罹亂後會須乘興雪中行

月

湖上風高動白蘋暫延清景此逡巡隔年爲別因何事半夜相逢（集作看）似故人蟾向靜中矜爪距兎偎（集作隈）明處美精神姮娥老大應惆悵獨倚蒼蒼挂一輪

雪

細玉羅紋下碧霄杜門顏巷落偏饒巢居只恐高柯折旅客愁聞去路遙橛柬野蔬和粉重掃庭松葉帶蘇燒寒窓呵筆尋詩句一片飛來紙上銷

潤州甘露寺看雪上周相公

篩寒灑白亂溟濛祈禱功兼造化功光薄乍迷京口月影交初轉海門風細粘謝客衣襟集作裙上輕拂集作墮梁王酒盞中一種爲祥君看取半禳災沴半年豐

長明燈

破暗長明世代深煙和香氣兩沉沉不知初點人何在祇見當年火至今曉似紅蓮開沼面夜如寒月鎮潭心孤光自有龍神護雀戲蛾飛不敢侵

桃花

暖觸衣襟漠漠香間梅遮柳不勝芳數枝艷拂文君酒半里紅欹宋玉墻盡日無人疑怨望有時經雨乍妻涼舊山山下還如此廻首東風一斷腸

梅花

吳王醉處十餘里照野集作夜拂衣今正繁經雨不隨山鳥散倚風疑共路人言愁憐粉艷飄欹

席靜愛含香樸洒罇欲寄所思無好信爲君惆悵又黃昏

詠白菊

雖被風霜競欲摧皎然顏色不低催已疑素手能粧出又似金錢未染來香散自宜飄淥酒葉交仍得蔭香苔尋思閉戶中[illegible]見應忍寒窓雪一堆

牡丹

似共東風別有因絳羅[illegible]春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芍藥與君爲近侍芙蓉何處避芳塵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此身

其二 虛白堂前相傳云白傅手植在錢塘

欲詢往事柰無言六十年來此託根香煖幾飄表虎扇格高長對孔融罇曾憂世亂陰難合且喜春殘色尚存莫背欄干便相笑與君俱受主人恩

扇上畫牡丹

爲愛紅芳滿砌階教人扇上畫將來葉隨綵筆
參差長花逐輕風次第開閑掛幾會停蛺蝶頻
揺不怕落蕊苔根生無地如仙桂疑是嫦娥月
裏栽

詠繡

一片綠羅[redacted]洞房西室女工勞花隨玉指
添春色鳥逐金鍼長羽毛蜀錦漫誇聲自貴越
綾虛說價功高可中用作鴛鴦被紅葉枝枝不
碍刀

言

珪玷由來尚可磨似黃終日復如何成名成事
皆因慎亾國亾家只爲多須信禍胎生利口莫
將譏思逞懸河猩猩鸚鵡無端解長向人間被
綢羅

七言絶句

偶興

逐隊隨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車塵如今贏得
將衰老閑看人間得意人

自遣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書懷

釣船拋却異鄉來擬向何門用不才日晚獨登樓上望馬蹄車轍滿塵埃

獻尚父大王

數年鐵甲定東甌夜渡江山瞻斗牛今日朱方平殄後虎符龍節十三州

夜泊義興戲呈邑宰

溪畔維舟問戴星此中三害莊圖經長橋可避南山遠却恐難防是醉靈

寄竇澤處士二首

齋客舊知聞欲問平安隔海雲不是金陵錢太尉世間誰肯更容身

鱉背樓臺拂白榆北中槎客亦踟躕牢山道士無仙骨却向人間作酒徒

寄聶尊師

欲斐荆棘種交梨指畫城中日恐遲安得紫書
磨鏡石與君間處看榮衰

贈無相禪師

人人盡道事空王心裏悁於市井悁惟有馬當
山上客先門生路兩相忘

嘲鍾陵妓雲英

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
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早行二首

北去南來無定居此生生計竟何如酷憐一覺
平明睡長被隣雞半夜啼

雨灑江聲風又吹扁舟正與睡相宜無端戍鼓
催前去別却青山向曉時

京中晚望

心如野鹿跡如萍邊向人間性一靈往事不知
多少夢夜來和泗一時醒

帝幸蜀

馬巖山色翠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

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

江南

玉樹歌聲澤國春纍纍輜重憶亾陳垂衣端拱渾閑事忍把江山乞與人

江北

廢宮荒苑莫閑愁成敗終須要徹頭一種風流一種死朝歌爭得似楊州

烏程

兩府攀陪十五年郡中甘雨幕中蓮一瓶猶是烏程酒須對霜風淚泫然

仙掌

掌前流水駐無呂掌下軒車日日新漫向山頭高舉手何曾招得路行人

漫天嶺

西去休言蜀道難此中危急已多端到頭未會蒼蒼色爭得禁他兩度漫

嚴陵灘

中都九鼎動英髦漁釣牛簑且遁逃世祖昇遐

天子先原陵不及釣臺高

野狐泉

滴滴寒光濺路塵相傳妖物此潛身又應改換皮毛後何處人間作好人

鄴城

臺上年年掩翠蛾臺前高樹夾滏河英雄亦到分香處能共常人較幾多

故都

江南江北兩風流一作迷津一拜侯至竟不如

隋煬帝破家猶得到楊州

華清宮

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柰楊妃解笑何

馬嵬驛

佛屋前頭野草春貴妃輕骨此爲塵從來絕色知難得不破中原未是人

宿紀南驛

策蹇南游憶楚朝陰風淅淅樹蕭蕭不知無忌

奸邪骨又作何山野葛苗

姑蘇臺

讓高泰伯開基日賢見延陵復命時未會子孫
因底事只崇臺榭爲西施

銅雀臺

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淚滿纓秖合當年
伴君死空教憔悴望西陵

望思臺

芳草臺邊竟不歸野烟喬木弄殘暉可憐高祖
清平業留與閑人作是非

尚父偶建小樓特摛麗藻絶句不敢稱揚

三首

結構切憑在石才敢期幢葢此徘徊陽春曲調
高難和盡日焚香倚閬臺

玳簪珠履媿非才時凭闌干首重回只待淮妖
剪除後別傾卮酒賀行臺

欄檻初成愧楚才不知星彩尚迂廻風流孔令
陶鈞外猶記山妖逼小臺

四皓廟

漢惠秦皇事已聞廟前高大眼前雲楚王謾費
悶心力六里青山盡蜀君

青山廟

市聲蕭咽跡嵚崟嶇雪耻酬恩此丈夫伯王兩忘
時亦異不知鬼魅更歸無

許由廟

高柱風飄濯漢濱土階三尺愧清塵可憐比屋
堪封日若到人間是衆人

韓信廟

剪項夷秦勢已雄布衣還是負深功懦夫女子
俱堪恨却把餘杯奠朐通

焚書坑

千載遺踪一窖塵路傍耕者亦傷神祖龍算事
渾乖角將爲詩書活得人

始皇陵

荒堆無草樹無枝嬾向行人語集作問昔時六國
英雄漫多事到頭徐福是男兒

煬帝陵

入郭登橋出郭船紅樓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

王濬墓

男兒未必盡英雄但到時來即命通（集作命即）若使吳都猶旺氣將軍何處立姝功

孟浩然墓

數步荒榛接舊蹊寒郊（集作江）漠漠雨淒淒（集作草萋萋）鹿門黃土無多少恰到書生塚便低

淮口軍葬

一陣孤軍不復廻更無分別只荒堆莫言賦分須如此曾作文皇赤子來

題鑿石山僧院

日夜潮聲送是非一回登眺一忘機憐師好事無人見不把蘭芽染褐衣

金山僧院

根盤蛟唇路藤蘿四面無塵輟棹過得似吾師始惆悵眼前終日有風波

秦記

長策東鞭極海隅黿鼉奔走鬼神趨憐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間有死無

西施

家國興亾自有時吳人何苦進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亾來又是誰

羅敷水

雉聲角角野田春試駐征車問水濱數樹枯桑雖不語思量應合識秦人

書淮陰侯傳

寒燈挑盡見遺塵試瀝椒漿合有神莫恨高皇不終始滅秦謀望是何人

董仲舒

灾變儒生不合聞謾將刀筆指乾坤偶然留得陰陽術閉却南門又北門

韋公子

擊筋狂歌慘別顏百年人事夢魂閒李將軍自嘉聲在不得封侯亦自閑

王夷甫

把得閑書坐水濱讀來前事亦酸辛莫言麈尾清談柄壞却淳風是此人

貴游

館陶園外雨初晴繡轂香車入鳳城八尺家童三尺箠何知高祖要蒼生

題新榜

黃土原邊狡兎肥犬如流電馬如飛霸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題蟠溪垂釣圖 錢氏有國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隱題此圖遂蠲此徵

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

八駿圖

穆滿當年物外程電腰風脚一何輕如今縱有驊騮在不得長鞭不肯行

聽琴

寒雨蕭蕭落井梧夜深何處怨啼烏不知一盞

臨邛酒救得相如渴疾無

聽琵琶

香筵酒散思朝散偶向梧桐暗處聞大抵曲中皆有恨滿樓人自不知君

京中正月七日立春

一二三四五六七日日日宅萬木生涯是今日遠天歸鴈拂雲飛近水游魚逆冰出

七夕

月帳星河次第開兩情惟恐曙光催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巧來

月

陰雲薄暮上空虛此夕清光已破除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

雲

溶溶洩洩自舒張不向蒼梧卽帝鄉莫道無心便無事也曾愁殺楚襄王

人日新安道中見梅花

長途酒醒臘天寒倦嫩蘤香英撲馬鞍不上壽陽

公主面憐君開得却無端

柳

灞岸晴來送別頻相偎相倚不勝春自家飛絮猶無定爭把長條絆得人

竹

籬外清陰接藥欄曉風交戛碧琅玕子猶殺後知音少粉節霜筠漫歲寒

紅梅

天賜臙脂一抹腮盤中磊落笛中哀雖然未得和羹便曾與將軍止渴來

金錢花

古得佳名繞樹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也收貯應被豪門盡將

柳

一簇青煙鎖玉樓半垂欄檻半垂溝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

隋堤柳

夾岸依依千里逢路人回首認隋朝春風未惜

宣華意猶費工夫長綠條

小松

已有清陰逼坐隅愛聲仙客肯過無陵遷谷變
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

鸚鵡

莫恨雕籠翠羽殘江南地暖隴西寒勸君不用
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轉難

子規

銅梁路遠草青青此恨那堪枕上聽一種有寬
由可報不如銜石疊滄溟

病中題主人庭鶴

遼水花亭詹所聞病中毛羽最憐君稻粱且足
身無健何必青雲與白雲

鷺鷥

斜陽淡淡柳陰陰風裏寒絲映水深不要向人
誇潔白也知長有羨魚心

蜂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沾採得百花
不要雜咏作莫謾

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蟬

天地工夫一不遺與君聲調借君緩風棲露飽
今如此應忌當年滓濁時

詠香

沉水良材食柏珍博山爐暖玉樓春憐君亦是
無端物貪作薰香忘却身

簾二首

疊影重紋映畫堂玉鈎銀燭共煇煌會看得見
神仙在休下眞珠十二行

翡翠佳名世共稀玉堂高下巧相宜殷勤爲囑
纖纖手捲上銀鈎莫放垂

羅昭諫江東集卷之四

唐新城羅隱昭諫著 明 海鹽姚士麟叔祥 校
嘉興屠中孚德徹

疏

請追癸巳日詔疏

歲貢賤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于長安復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器水鑪香蒲蕭絳幡輩致于坊市門將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踴起病榻間以爲明天子憂人

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以倉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頻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嶽之緜亘四瀆之宏遠陛下命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槁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蕭蕭輩爲請者豈陛下爲其靈于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公輔列陛下之土田苟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據封者尚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蕭蕭輩復何足以動天臣爲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于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于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冒死請追癸巳日詔苟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暇掇豈蕭蕭輩之所及乎昔殷湯之代臣不以旱爲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旱未及殷代而陛下憂已過矣臣請因旱以賀萬姓俾其知

陛下心

序

陳先生集後序

潁川陳先生諱黯字希孺曩者與余聲跡相接於京師各獲譽于進取咸通庚寅歲膠其道于蒲津秋試之塲自後俱爲小宗伯所困不一某疑甲申春告予以婚嫁之牽制東歸青門摻執之後余亦東遊逮大梁時故杭州盧員外潯在幕齎其文軸謂余曰陳君罷而東豈期斯文之終窒乎子東及之爲我歸其文而激其來余至維揚及歸其文遵其言相懽月而後別爲我謝范陽公龍門之役不復顧矣由是音塵杜絕天復元年四門博士江夏君通家相好于吳越面余論及塲中曩之名士及希孺之表也余不覺愴然懷舊明年黃君以其文章德業爲之序以寓俾予繫述遂得申斯言嗚呼大唐設進士科三百年矣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若陳希孺之才美則非常之人失者矣夫

德行莫若敦于親戚文章莫若大于流傳今已備于江夏之筆矣余不克再敬止書交道于是噫

湘南應用集序

隱大中末卽在貢籍中命薄地卑自巳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變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長沙郡隱因請事筆硯以資甘旨明年夏隱得衡陽縣主簿時俠烈虛侍御自龍城至右司張員外遊曲江廻皆謂隱不宜佐屬邑於戲隱自卜也審江表一白丁耳安有空將卷軸與公相子弟爭名幸而知非得以減過冬十月乞假歸覲阻風于洞庭青草間因思湘南文書十不一二葢以失落于馬上軍前故也今分爲三卷而舉牒祠祭者亦與焉某月二十四日序

記

鎮海軍使院記

惟天子建國必維九牧九牧既序區分局署兩漢三公府有掾屬魏晉而降則置行臺若魏以

秦王儀鎮中都（一作山是）高齊以辛術監治東徐州事皆行臺之任也其官屬則令僕以至于尚書丞郎唐制由行臺而置採訪使殆今節制之始也鎮海軍舊治京口大丞相以錢塘之衆東椹（一作堪）漢宏西殲逋朗天子不欲易其土故自符竹四命然後移軍于錢塘生以物宜租賦以便斥去舊址廣以新規廊開閈閎拔起階級俾幢節之氣色貔武之出入得以周旋焉庚申年始闢大廳之西南隅以爲賓從宴息之所左界飛樓右劃嚴城地聳勢峻約而有敞肥楹巨棟間架相稱雕煥之下朱紫冉冉非若越之今而潤之舊也疆場之事則議之於斯聘好之禮則接之于斯生民之疾痛則啓之于斯軍旅之賞罰則叅之于斯非徒以洒食駢羅而語言嘲謔者也其府屬已下或入都舊將或從公于征或稟之于朝廷或拔之於鄉里故天子用清宮傳道之選以佐之輟教民論道之任以副之其餘省秩卿曹職領相次自我朝藩服官屬之盛無加

也噫大丞相之勳德既藏之天府而攀鱗附翼者非鐫刻樂石其可久乎是年冬十月始命觀察判官羅隱爲記

東安鎮新築羅城記

天下自懿考僖皇之後綱領不振龐勛王郢觝巢（古觸字）於前仙芝君長踐踏于後所以齊寇攘臂一噪四海兎解自爾枝葛蔓引可口而咬其或一壘之不謹一板之不嚴則剗剚之不暇雖十室之邑三戶之鄉必壁壘以備之雛落以抗之況大藩之襟帶吾土之繄倚者乎杭之別部舊有八郡之目其始以破山倚旌入將之功所致也而東安主領者令副戎杜君君尋共掄遊朗于京口破從實于毗陵天子寵之拜常州刺史遂付其兵于子弟焉撫于內者曰建思禦于外者曰建徽經度于季孟之間者曰建孚相一泊君解印而歸淮叛淝倫連壓封部元帥大丞相彭城王始授君以板築之要濠塹之廣豪地皇之橫亘皆取則于大丞相一之日鳩其民人

相其險易惟帥令惟汝克從二之日庳其資
量卜其力用經之營之厥畫惟稟三之日命其
將曰可球汝當從役于杭必能識大丞相意善
匠吾事勿令不如丞相指揮曰俾汝工一作王曰
温汝率鐸令等二十一將翼俾以進曰鄰洎儼
曰勗汝司吾儲廩謹吾出入城者若有隧惟汝
之咎起大順辛亥年秋七月壬戌訖于明年夏
四月庚寅蟠東矗西岡連城周一作離連坎周植乎二
千五百步隆者就之窪者盈之民不毀擔時不
妨務夏五月甲辰司徒稿羣師于城下若畚者
皆與焉不三四年楊行密持淮南節以稱益豕
突徼衝擾我疆境而東安郡尤爲其所忌行密
藏滅一作安仁義之精銳分田頴陶雅之敢勇以
攻東安城樓櫓翔空矢石交迸翊曰我軍憑其
城斃賊將于城外者數四溝塞墜堙悉以一作其
等色自是羣寇不復有圖朔一作南之意是知人
非城則無以爲捍城非人則無以自固不有城

也人何以安不有將也城何以堅于時紫溪竄保城火建寧不守靜江無將奔我而活者四鎮之生聚焉噫天下之無事也吾鄉則有河間臨淮（一作準）宗一濮陽吳降已下南汝袁不約還朴以文學進天下之有事也吾鄉則君建至于子弟伯仲及諸將佐以武藝稱豈文武之柄倚伏而然復江山稟受與時消息者乎隱亦嘗以先師之道干名貢府進取未半（一作平）九鼎羹沸文既不用武非所習今則老矣高謝三君杜君以鐫勒見徵敢不堅讓乾寧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

杭州羅城記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其外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祝丘齊之小穀猶以多事不時而城況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天下兵革而江左尤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每至點閱士馬不足廻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雉

堞夾以南北矗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詔獎飾以爲牧人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鄙以剪以逐蹶于苑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有力焉後始念子城之謀未足以爲百姓計東坍巨浸輳閩夷之舟櫓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劫之不意攘偷之無狀則向者吾皇優詔適足以自榮由是復與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于冬十有一月某日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翌合于冷水源綿亘若千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耄之緩急燕越之車蓋及吾境者俾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損之已者吾無媿與一作歟某年月日記

書

上招討宋將軍書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虺肆螫而東南一臂爲之

原件短缺

枯耗其後吳卒以良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祑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燖剝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爲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恣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摧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啓

投前夏口韋尚書啓

某啓某今月二日輒以近文一通上憑閽侍辭違既久僭越是虞勒蹇步以戴恩捨醫門而奚適伏念隨計渚宮之日求聞漢浦之年王儉望

高芙蓉比幕陳琳筆健瑇瑁爲簪因務窺豹之能遂竊登龍之譽習池侍讌峴嶺從游許之以向者爲文頗勝張詡戒之以偶然成事恐似李滂其後歲月煎熬輪蹄頑禿僅逾十上幸免一鳴角羸而只有困時矢盡而未知降處間者尚書理兵夏汭栽柳武昌文聘江山麤資吟玩費褘欄檻聊奉登臨某此時嘗駐征橈仰趨盡戟方知叩洪鍾而待教指隧履以明恩而疾恙所牽依投不暇伏枕而初懸數蹇揚帆而竟歎途窮今則頹水政成旋爲故事中台位缺已副急徵風雲將騁于康衢神鬼肯論于宣室輙預提勃箒先立丘墻雖哲匠掄材固須良木而洪鍾許叩豈獨兼金謹啓

投禮部鄭員外啓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輙以所廌惡文上干嚴重尋嬰疾劣遂曠門墻伏以皎鏡無私雖容屢照醫門多病應倦施功忍隨翔鳥之姿更望不龜之術某滄洲捨釣紫陌迷塵徒欲信書不能知

命道薄而魚腮易曝計疎而鳧脛難加所以甯戚叩歌不惟長夜魏舒對策近至中年丹霄無獨上之期雙鬢有相輕之色而員外芝田養秀桂苑摛華口裏雌黃旋成典故座中薤白早避風流敢因誘善之初仰冀噓枯之便儻一掬華陰之土聊拭蘇文則數升漢唐作斗涇水之泥永依清濟謹啓

投永寧李相公啓

某啓某去今月三十日獲遂起居伏以黃闥尊崇雖容展敬白衣卑賤不敢興言今則輙于隕穫之間聊舉證明之事晉代則司空試劍漢朝則丞相問牛彼或以頑滯幽姿或以瘦駑下乘猶能動搖至化感達深仁而況生稟五常早知恩義跡居十等不至輿臺伏思癸卯年中維揚城畔謝傅裂土疆之日羊公分節制之時珠履毒簪朝盈望府雞香豸角暮出行臺轉輸則萬井魚鹽統御則九州侯伯當時務重難之際是籌謀閑暇之初南國佳辰長聞賦詠東山勝賞

屢見篇題爲教化之笙鏞作經綸之彩繪所以漢陽計吏得詣軍門厭次狂生叨蒙客禮憫之以轉蓬之質安之以負米之心進趨獲奉于麾幢俸入仍資于甘旨其後何武捧詔平陽趣裝叅佐廨中方虞浪跡新城埭下忽受温言嗟其未了之身勉以難遷之性且憐色目猶可發揚某是以不揣狂愚重萌躁妄出則祝趙衰之日永冀流暄入則禱傅說之星惟希借耀今者風雨得生成之候鑪鎚升鼓鑄之司郭令軍前潛抽妓樂崔寧城外暗毀池臺登庸之時序未遙反旆之鎡基已兆若某者族惟單緒藝即中流旋以佩服殊私緘藏厚旨假昆蟲而禀信指簪履以輸懷竊以浪逼龍津風催律管魚皆五色禽必九苞揚錦鬐彩羽之姿俟啓蟄吹葭之便獨某行迷要路坐守窮株九品班資畧非親舊六街車馬莫接聲塵捫心而一寸寒灰泣淚而萬行清血良時易失司馬遷猶是再三知己難逢越石父於焉感激相公儻或俯廻衡柄曲賜

褒稱雖朽蠹不周則推常理而孤寒無命祗繫
洪鈞謹啓

投湖南王大夫啓

某啓某聞元亮苦貧姑求彭澤戴顒多病遂乞
海虞苟物役之是牽亦人情而斯見某族惟卑
賤品在下中三篋亾書幸無漏略一枝仙桂嘗
欲覬覦十年慟哭于秦庭八舉摧風于宋野近
者以調甘軫慮負米嬰心毛義前賢尚猶奉檄
鯫生何者焉可守株勒氣馬以徐廻解藩羊而
適願前使常侍遽憐此志遂以奏官藉俸入於
衡陽專表章于使府雖元瑜書記不足愈風而
處士衣裘未嘗換雪斯亦寃鳥尚思于銜石愚
公猶銳于移山尋遇大夫輙夢軒宮吹暄楚嶠
手中扇在何必袁宏天上才高寧惟公輔間者
龍門掌貢馬帳搜遺泉客號咷只憂寶盡地靈
惆悵不覺山空而某適限徐兵遠留吳會不得
少將鱗鬣側望風雷指函谷以馳誠遙知氣紫
上蘇臺而送目空羨河清今者輙奉危心來千

畫戟大夫或俯廻趙印下煦一作照疑避諱韓灰更于茶藥之中重假勾留之便所冀猶縻祿食遠救朝昏跡稍免於屢空心尚期于妄動百生可卜式占郭泰之龜一字爲褒全繫宣尼之筆謹啓

謝崔舍人啓

某啓某鏤冰伎短緣木計疎去年舍人俯念窮迷猥垂慰薦竟以梁危易折氣俗難醫負麈尾之高談困龍津之駭浪雖懷感激長抱憂慙今月八日見某官伏知德水廻波重霑涸鮒靈丹減粒已救傷虵當谷鸎刷羽之秋是海燕窺梁之日豈謂舍人未容祈禱遽賜保明樹立孤株栽培弱蔓跪聽而淚沾胸臆仰承而背負丘山而況俗漸輕訛時交勢利或朝遊夕處或貴族華宗至與取事之時與能之際猶須必成桃李方許扶持若某者跡未及蕭階陳榻之嚴目未覩巢閣棲梧之瑞門寒于光逸命薄于黔婁縱饒委曲所私其柰纖毫無取必舍人知其殺青廢業二紀于茲垂白倚門一生顒望乃施陰德

以慰歸心言念徘徊不知所處謹啓

投湖南于常侍啓

某啓某聞淮王鍊跡于眞仙舍靈盡去鄒子移暄于寒谷衆卉皆芳豈羽毛可從于霓旌豈凋枿盡關于葭律蓋以至道無遺于一物殊私必及于羣生某嘗佩斯言請陳丹懇間者豹藏不穩魚躍無成浼山公啓事之書累王衍雌黃之口捫天莫及跼地興慙向浮世以傷懷拊勞生而自喟光陰不駐齒髮漸高當家貧親老之時是失路亾羊之日淚將欲盡口不敢開直以非漢代之簪裾困晉朝之流品物彙雖逃于芻狗孤寒竟陷于蟲沙所以仰蟾桂之高高恐無仙骨覩魚鬐之歛歛忽有癡心竊希常侍從來許與之言作此改張之計俾其七郡與奏一官致之於髯參短薄之間責之以駑馬鉛刀之用所冀內資骨肉外罄筋骸但繫受恩何須及第必若終憐薄伎尚憫前途則科號三篇判稱六部早嘗留意頗亦偪人將今晨禱祝之詞爲異日

覬覦之路情雖可恕僭亦堪誅對膠柱以軫懷
願漆身而在此謹啓

謝大理薛卿啓

某啓某聞宋濟之困名塲空餘坦率唐衢之昇
軍宴但益號咷斯人以當年不偶於良知晚歲
遂成其永恨況某早將此事以戒前車至願蹉
跎年光老大向秦庭而屢泣抱楚足以頻傷中
間輙以所著讒書上干閽吏近見某官伏知閣
下爰哀弱植俯降深仁廻日月于壺中展方書
于肘後欲使徐甲之屍必起蔡經之骨重生仰
嘉音而背若負山承厚旨而身知有翼既容託
迹竊敢興言某動不知機進惟招敗忌王隱之
名者虞預暴蘇秦之過者張儀羣居不出一言
彼則謂某矜才傲物痛飲不逾三爵彼則謂某
恃酒凌人何爭名競利之塲有蠹節食苗之類
苟非令君側耳于車上中郎注目于亭間則隨
趙軛以長鳴與吳椽而共朽者也謹啓

投秘監韋尚書啓

其啓其月日以所著讒書一通寓于閽吏退量
僭越伏積憂惶甚聞樊子昭之處屠沽發光輝
于許劭（本傳有子昭事）郭林宗之游華洛振聲價于符
融其後物態乖訛風流委敗下有自媒之誚上
無相汲之由其由是反袂興懷捫心汪恨又安
得不屬耳于輿人之論傾懷于長者之談而尚
書以盛名鎮平當時以盛德傳乎奕世不趍趄
于闕茸不浮泛于姦回動則致聖主而活蒼生
以爲已任靜則導冲襟而養和氣以守家聲恭
惟大朝屬枉吾道若某者燔薪就學擲楯攻文
一則以神氣低凡不足動王侯之瞻視一則以
家門寒賤不足辱卿相之搜揚十年索米于京
都六舉隨波而上下永言浮世堪比多岐所以
覽稽叔夜之書則伏膺戶外讀張季鷹之傳則
大嚼窓間長恐一旦月桂情衰江濵思起不得
揖兗國山庭之相不得窺漢朝王佐之才是以
重拂塵衣聊希藻鑒倘尚書以孺子可教則隨
洛下之書生倘尚書以斯人若狂則訪江東之

釣叟靈蓍神蔡惟禱所從謹啓

上太常房博士啓

某啓某前月二十五日以所著讒書一通上獻近見某官某乙伏承博士曲垂題品俯及孤危某聞孫陽以一顧之恩騏驥不爲駑馬宣父以一言之重夷齊不作餓夫苟吾道之未亡諒斯人而何遠某也爇薪就學閱市成功偶不自量因思妄動捨五湖之高蹈事九陌之窮途爲良工不度之才爲要路不容之物所以嵇康奏樂忿魑魅以爭光劉子營生柰鬼神之相笑那言不幸一至于斯恭惟咸通之初大中之末故荆南余正字以博士爲軒鏡庖刀今渭北徐端公以博士爲靈蓍神蔡但言薄伎合在殊私其後某則困躓于龍津博士則徊翔于鴛侶雖心祈目禱不忘斯須而天上人間憑何訊問寧知此日屬在明思（疑作思）豈一旅人之遭遇有時而二作者之語言斯中永爲負荷適足憂慙況復風訛俗敗之初轍亂旗奔之際講學則衛刀削樹

論文則處火燒人家家無相保之心處處有自
媒之口而搏士獨持大旆高坐危城招既散之
師徒復已亡之土地顧茲隆替尤屬尊嚴其也
雖賦命以多奇或因人而成事願將所贊以賀
明時謹啓

投鹽鐵裴郎中啓

某啓某聞大道五千所制者莫先于躁浮生七
十所傷者莫甚于情某所以反袂興嗟一作懷支
顧浩歎顧兩端而若是持萬緒以奚歸爰念髫
年即偕時輩胸中馬駿握內蚍靈入公孫龍之
關不惟逞辯叱東方朔之御且欲獻書其後濩
落單門蹉跎薄命路窮鬼謁天奪人謀營生則
飽少于饑求試則落多于上東經海嶠受下館
于諸侯西出劒門泣危途于丞相光景但銷于
杯杓貨財不入于橐裝傳書而黃耳增勞久客
而黑貂無弊間者郎中丹青演潤咳唾成音薦
光逸之材以地寒爲累舉仲宣之賦以體弱見
遺既與奔北之懷因指在東之念江夏則鋪名

池口毗陵則堰號銅墩皆有主張以生鹽米郎中倘或言泉晚浹未忘淘灑之功譚柄時廻別借齒牙之助一作使俾得內資柔滑外救困窮然後驅淮陽入越之師更謀背水整秦將渡河之卒重議焚舟目禱心祈言狂意迫其餘罪戾不敢逭逃謹啓

投蘄州裴員外啓

某啓某月六日輒以著讒書一通貢于客次遂歸逆旅載軫危途必恐員外以其姓氏單寒精神鈍滯汩狂衆人之下遺于繁務之中某懷璧經穿壯年見志仲舒養勇何啻三年安世補匹寧惟一篋其後因從計吏遂混時人憤龍尾以不燋念魚腮之屢曝稊康骨俗徒矜養性之能李廣數奇豈是用兵之罪人往難問天高不言去年牽迫旨甘留連江徼雖傷弓之鳥誠則惡弦食薑之蟲未能忘苦所以遠辭蝸舍來謁龍門黍谷棠陰方諧志願荷衣蕙帶不柰風霜負所業以長嗟向良工而有喟昔也松苗各性已

知難進之由今則火木相生未測自焚之理謹啓

投同州人楊尚書啓

某啓某聞足歷屠門尚能大嚼力疲吳坂亦解長鳴而況覩棠陰教化之原入黍谷暄和之景苟不能自提由悲直犯丘墻則其人生爲無益之徒死作無知之鬼其譙鄉賤族釣瀨遺氓鉅下二卿索非朋執於陵一叟或與交游偶然蒙郭泰之言欵爾厲蘇秦之志遂得麥漂風雨門長蒸蒿蒸慕題橋因吟入洛三秋旅寓身居計吏之先萬里徒行家匪大夫之後孰謂九街浪漏雙闕雲浮羨維之瞻有破時李陽之拳無下處由是潛傷鮒轍暗泣牛衣賈誼長纓雖猶自運張儀健舌亦擬何爲前窺而四海清平內顧而一身流落輒復徘徊鄭驛睥睨秦醫敢言盡虎之勤但有傷蛇之望謹啓

河中辭令狐相公啓

某啓某聞歌者不繫聲音惟思中節言者不期

枝葉所貴達情苟抑揚之理或差則流誕之辭亦棄而況委病鵲門之下一作外窺光龍燭之前上方於[illegible]用後漢趙岐字卿臺爲曹操孔臺一字相近亦事則當如字或疑作壹蓋羊涉袁逢稱薦[illegible]儻不侔于二子而輝華[illegible]機榮顯雖倜[illegible]去切戀軒之馬輙復重將起調更唱燕臺以爲[illegible]冬有淚淮陰韓信一飯無門惟憂委骨窮屋[illegible]大夫之要路加以輕蹄逸軌猶析公子王孫同窺萬頃波瀾各有一時顏色而某短袖難舞危條易風禱祠則天或未從號泣則人皆不弔由是飾裝增歎攬策興嗟指棨戟以凝神望爐鎚之借便雖琳琅杞梓盡歸梁棟之間而藻荇蘋蘩亦戀潢亭之內殷函軫念劉紙懸緘無言誓天有死銘德

投鄭尚書啓

某啓某前月某日輙以所爲讒書一通貢于客次尚書俯憐羈旅遽賜霑濡既受厚恩則宜前去然而疆境有牽于感慨風煙或軫于追思所

以公子亭邊重嘘懦氣侯嬴關畔再轉危腸何昔時有殉義之人而今日無死恩之士輙復更彈馮鋏上指膺門某也江左孤根關中滯氣强學早亡其皮骨趨時久困于風塵福星不照于命宮旅火但焚于生計徘徊末路惆悵危途覽八行之詔書空仰聖人在上詠五言之章句未知游子何之興言而幾至銷魂掩袂而自然流涕尚書蘊稷契皐陶之事業負尼軻遷固之文章入則藻鏡冰壺品量人物出則油幢瑞節控御山河固已藏雷于伺蟄之時待夢于驅羊之際苟有一物未登其所一夫不遂其懷亦宜上下聰明旁搖憫惻倘或王衍之雌黃借潤仲尼之日月廻光則其人也三千里之別離免爲虛滯十五年之勤苦永有所歸發自門闌百生知感謹啓

謝刑部蕭郎中啓

某啓某伏以內揣荒蕪早乖投獻近者某官曲傳尊旨伏蒙郎中賜及卷紙令寫近詩捧對憂

榮莫知所處其利非楚鐵鈍甚燕錐蔆落危根低摧壯節藏寶之功夫不至屠龍之事業愈疎爰自南國辭耕東堂奉貢劒迷船畔膠在柱間靡旗而何啻再奔繞樹而豈惟三匝所以騷人避熱不忘吹虀玄客求聞長憂蓋醬姑息於輿臺之類殷勤于閽侍之徒而猶往往拒闕時時毀櫝豈謂郎中俯敦吾道欲揠頹波不憚容嘲先從隗始寓剡藤而下授指已句以旁徵榮異當年事殊近俗而況風流漸泯翰墨難言別路萬般中堂千里雖欲壞虞卿之履詎肯動心哭羊陟之門何曾留意復安有對紛華而輟玩叩寂寞以搜遺因使斯文亦歸清鑒揣厚旨而時猶可待荷殊私而力欲不任寧惟玄晏吟詩空增紙價兼冀武卿窺後免逐灰寒謹啓

謝屯田全郎啓

某啓某揣摩不至蹇剝無圖爰自畫虎貽譏掇蜩逞傴軌軻于風塵之際流離于灰琯之間雖瀝膽隳肝竟將誰訴而煎皮熬髮終不自醫已

甘與物沉浮隨波上下今月某日見某官伏
郎中玉壺委鑑金口開譚驅雲于道士深閒校
籍于眞官筆下欲使餘杭美酒必醉蔡經崑嶠
仙桃先霑曼倩承吉兆而心神駭越對嘉音而
涕泗縱橫某散拙非才牽纏失計通衢十二惟
繁黑貂故里三千但驚勞黃耳欲索身而莫可將
問路而愈迷若非郎中駿律旁吹和風外扇擢
之于枯荄之側致之于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
空緘永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謹啓

辭宣武鄭尚書啓

某啓某聞鄭思農之東去絳紗感深吾道謝記
室之西辭朱邸戀切所知雖定名之分則殊而
懷德之心不異其有棲巖樂麑養病醫門海鶩
辭巢即摧萍影林烏繞樹忽軫蓬心又安得下
棄席于詩人感崩波于行客某也風塵下物天
地中材光逸門寒無因自進楊雄口吃徒欲解
嘲屬者尚書置驛恩寬敦風志大孔文舉之于
元禮既忝登門徐孺子之謁陳蕃俄蒙下榻淹

延館宇荏苒春秋稻粱有異于他人觴豆時陪於上客那言此際遽愴離聲背重德于丘山揖紅塵于道路緬懷今日杳不勝情加以貢部傷心名塲落羽獸因鬬困羊以多亾前瞻既倦于吹虀內顧徒悲于求劒昔也來慙賦雪謬稱梁苑之游今則去類乞師已抱秦庭之哭倚征輪而悵望指斷鞭以夷猶尚書倘或仙客壺中旁均日月山公啓裏別借篇題無令一葉先秋遂致對滿堂垂泣捨此丹須九轉桃指千年天也如何時乎不再謹啓

謝湖南于常侍啓

某啓某今月十九日已至界首廻望旌棨涕泗不任某莊櫟麤疎庾膏昏鈍不能量力嘗爲干名隨貢部以恓惶將隣十上看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進則刺滅許都退則歌終漢壘地雖至公人莫肯用忘執爨以無由假隣光而不得常侍獨於此際降以深仁奏仇覽之官資近陳遵之尺牘福由無妄榮亦何酬近者以江表歲饑

吳中力困旨甘既闕晨夕繫懷常侍不顧人言將逾事例給使府留州之物代衡陽計歲之資俾以東歸救其悽（一作悽）旅蔡澤北遊之日缾甑不存陸生南返之年橐裝皆滿聊將自衒麤可諱窮但以感切違梁情深去魯辭盡戟而心猶似醉上孤舟而淚始如流蓋以非故舊之由緣無强近之慰藉祇因獎善便與致身如某之孤賤者則多似某之遭逢者則少以茲自誓安可暫忘今則尚有廻期猶寬旅思石尤風定橋口浪衰展（一作屏）片席以高飛指重湖而直過地名北渚長牽楚客之心水到東吳敢忘湘波（一作江）之色謹啓

謝江都鄭長官啓

長官鏤筆才清探驪價重因循世態放蕩宦游劇談以雞肋況時偶對以馬曹當職而自黃塵北犯翠輦南巡張掾投簪雖離齊邸陶公染翰本慟晉朝於半郊半郭之中有一詠一觴之趣爲謀甚逸所得何多芳草遠山纔供掇拾晴暘

媚景別受指撝登臨則光祿寒山悲歎則雍丘明月憑何徑隧達此津涯某海曲迷聲壽陵忘步蛇虛畫足鵠不中心將風霜委地之姿值兵[illegible]白天之日正平刺滅屢窘輿臺叔夜燈殘頻[illegible]逃梁苑之舊游永已鄴都之作者寂然豈[illegible]獨好斯文仍流散地牙絃久絕秦缶增[illegible]道陵持疑作遲猶見騷人風骨牽牛不[illegible]輒敢効彼蠅頭騰于魚網保持所[illegible]之名傳寫可知旋長烏絲之價謹

啓

論

鄧文終侯論

沛后既得秦蕭何改秦之法故三章之約焉而何竟自汙者豈非欲刑其德于萬代乎不然奚繫之在人先也且漢之功臣何居第一何不首行其法則後之立功爲相者雖貪瀆規矣而法必不加則亂臣賊子于是幸矣何之法不救當時而豈救後代乎

碑

刻嚴陵釣臺

嚴嚴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窈窈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于布衣龍爭蛇蟄兮風雨相遭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劒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倍倫去祿位相尚朝爲一旅人暮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綱紐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正雖去而劫屨閒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于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俾臣牙止于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

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

銘

舊井銘 井在臨安

於維此井渟育坎靈有莘有邰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王奠綏蒼氓沛膏漸澤配德東溟

紀事

拾甲子年事

太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

所愛因日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
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慧雖谷之起居
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
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賊脇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
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于公
直巾櫛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
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
子授從諫節鉞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
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

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
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
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童武
朝數鎭顚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
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
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
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
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
事者哉始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

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飡恩以骨肉腥健兒
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
以其業不用也綴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
露丈意族之谷竟從逌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亾
而新聲一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
能道當時事因拾于編簡

說石烈士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閒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
時偷雖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

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
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
者光顏者重亂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
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
相功業于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
作力推去其碑僅傾隊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
詣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
諸將聞是卒心甚訝之命具獄將斃于碑下孝
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仍僞低裏

若不勝按驗吏罔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
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
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
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
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憩歲久以賤
故給事無不聞見乎蔡之日臣從征軍前且吳
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憩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
而憩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縛雖
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
功盡歸乎丞相而憩第其名與光顏重亂齒憩
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憩
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
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憩之
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
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
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
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
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

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爲下

雜著

說天雞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于子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問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峩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風雨對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霜雪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自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

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天欲其言

荆巫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于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酤滿巵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于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于心而不暇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于是者乎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

于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爲人之所者鮮矣

辯害

虎豹之爲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救粟蛟蜃之爲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而君臣立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子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釣網者也於戲

漢武山呼

人之性未有生而後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則殊及其壞一

也前後左右之諫佞者人壞之也窮遊極觀者事壞之也發于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遊觀之靡乃東封焉益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于感悟然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況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爲英王之不幸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險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會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于彼乎于是退而悸慄不敢以所得爲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畢宮非食之政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嶽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于山澤滓滓魚鹽于江湖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矣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廣陵妖亂志

高駢末年惑于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洩漏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貺遂絕駢聞之以爲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拔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擁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磻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

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附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地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爲宜助遂修崇之廻廊曲室粧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飾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于公廨邸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扃鐍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于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窻繡戶殆非人工每日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于外駢隨而拜之用之

指畫紛紜畧無娬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佽遣使就某借兵馬幷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葦席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于廟庭燒之又以五彩戔寫太白陰經十道置于神座之側又于夫人帳中塑一緑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于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緑兩行巖岫拂眉青韋郎年少虵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于廣陵立駢生祠幷刻石頌差州人採碑材于宣城及至楊子縣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楊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賞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

至三橋擁閙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僞云人牛拽不動駢乃硃篆數字貼于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楊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憑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絶倒比至失守師鐸之衆竟自壞墉而進常與丞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宰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于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于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更肯爲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蘧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于別室守一寢于駢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鐵于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蒺血灑于庭户簷宇間如格鬬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仙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釐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又有蕭勝者亦用之黨也納五百金賂于用之用之

曰爾何欲曰欲得知塩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塩城者不爲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劒在塩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匕首獻于駢用之稽首曰此比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餙以寶玉常置座隅時廣陵乂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之間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爇亦未免小小驚動也于是用之每夜蜜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虵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

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于道院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駟翹轡中設機梭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鍊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居月諸竟無其驗

吕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瑣以賃茗爲業來往于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鍾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瑣明敏善酒律多與羣商遊用之言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惠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屨搓篦匿家與奴婢等居數歲瑣亦歿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賙恤州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賙恤之歲餘通於魯仁室爲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徽弘徽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召之術弘徽既死用之復客於廣陵遂緁巾布褐用符藥以易衣食歲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盡道眞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時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輕

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
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過爲儒服目之
曰江西呂巡官因問薦於渤海及召試公楚與
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爲制其
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可無不可也自是出入
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
固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
私利病無不詳熟聞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
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績陳
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日以踈退渤海至是孤
立矣用之乃樹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
則厚以金寶悅之左右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
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
迭唱和罔知愧恥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
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愼
其竊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察事渤
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
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狡兇狠者得百

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
巷間謂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
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已者縱譴
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
累足屏氣焉
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黨也初自鄱
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王皇以令公久爲
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
爲令公道中羽翼不久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
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
見駢於碧筠亭妖形鬼態辯詐蜂起謂可以坐
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
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
盡日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緡
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
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
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柰何殷

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携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欵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即恣意搔捫指爪之間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

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恠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寃家也殷性躁虐知楊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啟二年僞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既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其面尋撮其鬢髮

頃尅都盡獄具刑于馬橋南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毋自子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于橋下執杖者尋以臣木踣之驕殿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于遠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于不得遂志既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棄屍道左爲讐人剜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峯

吳堯卿者家于廣陵初傭保于遊旅善書計因出入府庭遂聞於縉紳始爲監鐵小吏性敏辯事之利病皆心記口調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首任之高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兼利國監尋奏爲刺史制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楊州院兼權糴使僞敦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岐路縱厥養輩必斂衽以金玉餌之微似失勢雖素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

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汚官省三數年間盜用
鑓鐵錢六十萬緡時王榮知兩使務局下堯卿
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
人識是堯卿者咸請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
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讐人所殺棄屍
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
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舅地獄請去斜封
送上閻羅大王時人以爲笑端

與某博士狀

二月中陳州一正字訪及具審博士攝理和適
近日賢主司空政事才用洋溢譚口斷割明快
與效有分守道者自然安矣況博士乎先太傅
所作所立果有餘慶殊不知天道去人如此其
近忭賀老叟十年來欲棹一船子從雲溪館前
往東市竟無因緣此又何如哉近見陳正字否
葉大德丁三傳知聞否老叟腰腳不支坐想勝
游目極千里朱十五李三史作何面孔高積薪
復何如因相見皆與語瞻泳也謹狀

羅昭諫江東集卷之五

唐新城羅隱昭諫著　明　海鹽姚士麟叔祥　校
　　嘉興屠中孚德徵　校

兩同書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龍爲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也龜龍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

異金玉有鑑潤之奇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稟殊致爲衆物之所重也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爲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爲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爲黎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盡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爲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於萬物乎是故明君者納陛軫慮旰食興懷勞十起而無疲聽八音而受諫蓋有由矣且崆峒高卧黃軒致順風之詩賴水幽居帝堯發時雨之讓夫以鰥夫獨善之操猶降萬乘之尊況天子厚載之恩而爲百

姓所薄者哉蓋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豈徒爲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王之餘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鼎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賤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策邑城岐下胡亥笑堯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灞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穀帛之利以悅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願同於黔首也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

是之謂乎

強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弱故弱爲強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耶所謂弱者豈怯懦之謂耶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折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斷則水柔能成其剛金剛不輟其弱也故晏嬰之侏儒耳齊國之宰臣甘羅之童子耳秦國之良相僑如大人也魯人椿其喉矣長萬壯士也宋華臣其肉矣晏嬰身短不過人此非不懦矣甘羅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僑如大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力能挾華此非不勇矣然則僑如長萬智不足以全身晏嬰甘羅謀可以制一國豈非德力有異強弱不同者歟由是觀之健剛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然夫所謂德者何

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暴且武耳苟以仁慈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舍而況於邇乎苟以暴武則九族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況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賴也力者一夫之所恃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可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則強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知衆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禦下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將乃八極歸成四方重譯豈徒一邦從服百姓與能而已哉嗟乎古之暴君驕酷天下捨德而任力忘已而責人壯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嗜慾材堪舉鼎不足自全其性靈至令社稷爲墟宗廟無主永爲後代所笑豈獨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其是之謂乎

損益第三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爲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衆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善失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處庶虐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扎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也然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爲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土堦茅宇綈衣麤裘捨難得之貨捨無用之器薄賦斂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

原件短缺

遥瑶臺象牀錦衾玉食購難得之貨斲無用之
器厚賦斂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
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
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
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罹其
亂也人主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
而不思其已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嚙
口不足謂其美也温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
心主所以存者爲其踵腹也腹之且剖豈異口

後代聖人乃導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
臣貴賤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則禮之所先莫大
乎敬禮之所弊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則神降
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慢事天則神欺以慢理國
則人殆下之不敬則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則
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易發謙尊之旨
海下於水老氏著谷王之喻相鼠有體風詩刺
其失儀飛鳥能言古人記其無禮則敬慢之間
美惡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

席求賢貴東帛於丘園降安車於途巷故得眞
龍就位振鷺來庭天下榮之願從其化也睠王
之於天下也披裳接士露髮朝人視賢良若草
芥比黎庶爲豕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逝雲天
下惡之願逃其恥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賤蓋
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貴適足怨其人也
何以言之昔文侯軾干木之閭昭王築郭隗之
館故得羣才必至駿足攸歸何則以敬之所致
也齊桓有葵丘之驕漢祖輕過趙之罵故有諸
侯不附大臣構逑何則以慢之所致也然夫向
之所敬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蓋以自敬也向之
所慢者豈徒慢人而已哉蓋以自慢也故敬一
人則千萬人悅慢一人則千萬人怨皆欲知好
人之敬而不知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慢
而不知去其所以慢此猶南望以求燕北行以
適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人主者天下之表也
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善若慶雲之浮輝天
下之所欣賀有一惡若朝日之帶餌天下之所

傷嗟不可類於匹夫不慎其敬慢也故人問田子方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則去之楚越若脫弊屣奈何同之是以虎豹墜谷頓爲虀粉螻蟻隨風無傷絲髮輕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爲勞馭者晏嬰之僕驕矜自若豈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鷙鳥將擊必先以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後其身而身先其是之謂歟

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雖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栢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崇朝已見其憔悴矣氷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峯則苟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栢之性非不貞矣終以速朽氷雪

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
哉果以養之所致也況夫人者異乎松栢之永
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氷雪之
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
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
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
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爲縱長夜之嫚
淫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非不自厚也然卒逢
天折之痛自殞於泉壠之下是則爲薄薄亦已甚
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
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於雲
霄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
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爲喪生之源也是故
火之所宜者膏也木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
之水清其尺蘗斛庾之膏沃其星燭則必見壞
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
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困

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禮誡男女之際蓋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藏四支猶非我有而況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羹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周公遺酒誥之旨殷紂沈湎而致亡婕妤辭同輦之嫌姜氏遜淫而無耻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與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寶神氣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誡宗頤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常爲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乎

理亂第六

夫國家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契以通隱情刻奇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雖定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租酈功陸賈諭以爲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殘名也苟以殘名則吳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魯雖盡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役不依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禍起於殘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斂無度人不聊生遂使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飾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埏器雖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志在矜其妙

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終
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人有
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耻且格武者
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
待勞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耻且格
則教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
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此聖王所以得其理
也然二子不求之於內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
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黷下暴武以困衆此不

可得意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弊何者昔伯益
鑿井燧人鑽木水火之利於今賴之然智伯因
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爲害亦
以甚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
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邯以軍
旅而分秦地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則有理不
能無其亂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
其害驅羊者亟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
害之不去馬之所亡也魯不能去三家之害國

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之後地之所分也苟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文恬淡之武適足助其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就之私蓋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得失第七

夫騊駼騁遠必以四足之力鸑鷟翔遐莫非六翮之用也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之材而爲股肱之任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天有冬夏其時可知至於凡人之心杳然無所素王以之不測帝堯猶以爲難將欲用之不無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危君是以三傑用而漢興六卿強而晉滅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齊亡雖任是同而成敗尤異也夫人者姦宄無端眞僞匪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親而行違或賤廉而貴貪或貧貞而富黷或愆大以求

變或位高而自疑或見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構
隙此則著筮不足決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
重也人心者難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難知之
人心未明眞僞之情徒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
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是故
考之於宗親則管叔周公不無患僻驗之於戚
屬則竇嬰呂祿不無正邪推之於功臣則王陵
黯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友則樊噲盧綰不無
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誑賞以頰
舌之用則厭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
乎不可獨任若英謀出衆則韓信慮其難制夫
天下之至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
又恐爲亂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且夫
毛髮植於頭也日以櫛之爪甲冠於指也月以
鑢之爪之不鑢長則不便於使也髮之不櫛久
則彌成於亂也夫爪甲毛髮者近在已躬本無
情識苟不以理猶爲之難況於臣下非同體之
物人心有易遷之慮委之以臧否隨之以是非

蓋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駿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苟馴由不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故夫御馬者其轡煩則其馬驕而好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每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而好亂使夫寬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可濟也懼臣之爲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苟欲不敗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之謂歟

真僞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物心不爲易治也方俟甄議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

爲得矣然則善惡相生是非交躁形彰而影附唇竭而齒寒苟有其眞不能無其僞也是以歷代帝王統御家國莫不側身馳心以恭英乂及所封授則猶是愚小莫不攘臂切齒以疾姦佞及所誅逐則謬加賢良此有識者之所嗟痛也夫山鷄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麏然麟鳳有圖麏鷄無識猶復以眞爲僞以僞爲眞況忠逆之情靜躁之性愚靖者類直者類賢潔已者不能同人犯顏者短於忤主情狀無形象可見心慮非視聽所知欲使銀鉛不雜淄滒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是以吳用宰嚭致戮於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誅白起以躋應侯趙信郭開而殺李牧十和獻玉反遇楚刑北部吹竽濫食齊祿若斯之類實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眞所非不必僞也故眞僞之際有數術焉不可不察也何者夫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衆之所毀者不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

我之所踈者不可必謂其鄙也何以明言昔堯理洪水伯鯀爲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樂羊爲衆所慢而中山卒拔鄧通延夢於漢王而非傳說之才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共工之罪此則衆議不必是獨見未爲得也是故明主可爲當矣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則駑駿可分不藉孫陽之舉也桑丹徵之於斷割則利鈍可

見不勞風胡之談也苟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事則眞僞自辯以塞天下之訟也故先王之用人也遠使之而觀其忠節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謀可識其智慮煩之以務足見其才能雜之以居視以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貪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以信尋其行而探其性聽其辭而別其情盡吕尚之八徵驗皐陶之九德然後素絲皆染白璧投泥而不渝黃葉並彫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僞者去而眞者得矣故孔子

曰衆善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其是之謂乎

同異第九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蛇非山霧蛇踴而山霧興理所同耳夫異類殊羣異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鴽自鼠爲而鴽不與鼠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踈矣其心未必異故瞽叟愚而重華聖盜蹠貪而柳下廉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桃餓而角哀死亦猶烟灰同出飛沉自分膠漆異生而堅固相守也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難并大易雖云同人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明之昔者陳平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遊孫臼而內存趙孤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終構參商之隙夷吾小白初有射鉤之怨末爲

魚水之歡田氏懷誰義於齊君齊君彌信亞父盡至忠于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衛青賢耳漢武委之以軍旅由余敵於秦漢非不踈矣猶知可同而同衛青由余敵於秦漢非不踈矣猶知可同而同之況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刑石厚子矣石碏死之以大義也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碏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況乎君臣朋友之踈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異者爲福不能同異者爲禍虞舜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歟

愛憎第十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蓋之以重雲則光輝莫

覩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糝土則形象俱滅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異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叟病之親行不義寤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構其亂鶴乃賤矣衛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而猶憎之禽獸類別誠於分矣而猶愛之況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耶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諫而屢出籍孺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踈甚已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爲憎已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反長主之過而主反以爲愛已也殊不知聞惡而遷善永爲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爲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

覩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糝土則形象俱滅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異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叟病之親行不義寵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構其亂鶴乃賤矣衛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而猶憎之禽獸類別誠於分矣而猶愛之況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耶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是故汲黯表盎以忠諫而屢出籍孺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踈甚已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爲憎已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反長主之過而主反以爲愛已也殊不知聞惡而遷善永爲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爲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

道者豈得不爲大愛乎陷王於不義者豈得不爲大憎乎而王不原忠諂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爲愛已者已亦憎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爲憎已者已亦愛之則曳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刎頸之誠棄而莫用舐痔吮癰之類擢以殊級且夫賞以勸善名以獎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爲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爲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爲不祥無德是親自